

美國紀錄片大師 Frederick Wiseman今年八十四歲，拍了四十多年紀錄片。香港國際電影節近年緊貼放映他的新作，最令人驚訝是他拍攝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《舞動花都》（La Danse），以及高雅芭蕾舞的另一極端《癲馬艷舞團》（Crazy Horse）都是電影節的熱賣作品，打破紀錄片是票房毒藥的定律。《癲馬艷舞團》更被本地片商購入，成為Wiseman第一部正場公映及推出香港版影碟的影片。

文：劉偉森

Wiseman新作《直擊柏克萊》（At Berkeley）將會在今屆電影節放映，肯定不會有正場上映及發行影碟的機會。片長四小時，背景不再是巴黎，而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（UC Berkeley）。柏克萊和香港不是想像般遙遠，影片結尾前的校務會議，便提過有大量入學申請來自香港及上海。在香港還未那麼富裕之時，柏克萊已有不少香港留學生，尤其是培正中學的畢業生，有人戲言柏克萊就像「培正附屬大學」。

香港因素絕對不是電影的主要內容，但也可憑此帶到電影的起點。以前到柏克萊的香港留學生，多數都不是依着家裡有錢，而是憑亮麗成績考進去的。考得進去也要交學費，獎學金可不是人人有份。相比起私立、貴族味重的哈佛、耶魯，柏克萊是一所公立大學，三分二經費來自加州政府。導演被問到，何以不選其他大學，要選柏克萊來拍，原因就是此校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公立大學。

Wiseman在上世紀拍過四部有關特殊學校的紀錄片，早至一九六八年的《高校》（High School）便是代表作之一，片長七十五分鐘。他在一九九四年推出了續集《高校2》（High School II），片長增加兩倍至二百二十分鐘。談二百四十四分鐘的《直擊柏克萊》之前，值得先介紹這兩部作品。



▲Wiseman選擇柏克萊，他認為此校是最成功的公立大學

學校的天國與地獄

Wiseman是「直接電影」（Direct Cinema）紀錄片流派的代表人物，認為紀錄片拍攝者不應介入場景，於是他們不作訪問，不加旁白、字幕、音樂，務求以一種客觀形式紀錄現實。《高校》卻是用這種「客觀」手法，拍出甚具政治色彩的反權威紀錄片。Wiseman紀錄到老師的橫蠻無理，將紀律誤作教育的教學思想，學生的沒趣也活現畫面。《高校》拍攝時，正值越戰，片末校長悼念一位在畢業不久便在越南陣亡的舊生，悼詞卻有一種鼓勵學生去死的意味。面前的這些學生，有些應該會被召入伍去參加越戰。Wiseman的鏡頭下，學校不像是傳授知識的地方，而是將學生塑造成父權社會的順民。

續集相隔二十六年，如果以為Wiseman再一次攻擊權威，可就大錯特錯。這次他選了紐約一所公立高中，坐落於哈林區，但大學入學率有九成之多。優異成績並非偶然，這所高中有如天國上的學校，影片甚少一名老師對着幾十人講課的片段，更多是老師帶領小組討論，甚至是老師花不少時間指導一位學生，例如逐點推敲學生的作文。老師不會迴避高雅文化，政治議題，以及思辯過程及技巧，即使這群學生沒有「精英」的光環，但你可以預料他們就算不會出人頭地，將來也不會是個蠢人。

校長在片中表示，不是想學校成為灌輸政治的工具，但想學生成為有政治思維的國民。

Wiseman的早期作品，通常都是九十分鐘以下，但上世紀七十年代後開始越拍越長，雖然不是部部三、四個小時，但這個長度甚為常見。這些時間去了哪兒？《高校2》有一場是兩個學生初而口角繼而動武，老師不是指罵，或威逼其中一方道歉了事，而是帶領兩位同學分析事件來龍去脈，讓對方都清楚彼此那處做錯了，這場長二十分鐘。《直擊柏克萊》沒那麼極端，但想看的朋友也要有面對冗長場面的心理準備。

拍攝《高校2》時，美國正值危機，洛杉磯黑人Rodney King被白人警察毆打，警員卻被



直接電影宗師 Wiseman

四小時遊柏克萊大學



▲Wiseman到巴黎拍攝的《舞動花都》

判無罪而觸發暴動，而《高校2》這所高中，有色人種學生似乎佔大多數，正如《高校》的越戰，洛杉磯暴動是《高校2》的重要伏線。如果要為《直擊柏克萊》找這種時代背景，莫過於金融海嘯。正因柏克萊三分二經費是來自加州政府，而加州正正是財政赤字最為嚴重的美國州份，減經費及加學費是貫穿《直擊柏克萊》的話題。



▲拍於一九六八年的紀錄片《高校》

教育、啓蒙及學習

校長作出了加學費的艱難決定，有些學生發起抗議，短暫佔據了圖書館，不過他們的矛頭是針對加州政府，以及美國政府偏幫富人，多過針對校方。以為這起事件會成為電影的高潮，但抗議起得

快，散也散得快，亦沒有引起暴力事件。校長回想起他們那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搞學生運動時，通常會明確的搬出一個議題作抗議，完成了這個再換下一個，但千禧世代的學生卻不是這樣，要求越寫越長，缺乏中心，也欠凝聚力。這當然是組織運動能力的問題，但其實又是不是這一代較容易包容別人的提議，才會令要求越來越多？

相比起《高校2》，《直擊柏克萊》的學術程度當然高得多，有政府應如何分配資源、人力管理、量子科學、復康設備、癌症預防；文藝的有梭羅（Thoreau）的《湖濱散記》（Walden）、John Donne的詩篇，也有前衛弦樂四重奏Kronos Quartet的演出片段。不過同是學校，《高校2》片段中的「教育」意味，比《直擊柏克萊》要重，《高校2》是「教育」（education）或「啓蒙」（enlightenment），《直擊柏克萊》的學生被動得多，較像「學習」（learning）。柏克萊的學生當然是精英，學到的知識豐富得多，但看高中教師與思想未成熟的少年的互動，意義似乎要大得多。

關鍵的問題，值不值得花四小時去看？筆者未稱得上是Wiseman迷，他近四十部作品只看了一半，這已經不易了，影片拍得長，作品總長度接近一百小時。但筆者願意看及想看完其餘的，足見他的作品對筆者來說不是浪費時間。可是，又不應期望這會是改變一生的四小時，有些論者說《直擊柏克萊》可以更有效率地去說這個課題或那個課題，筆者並不苟同。並不是說Wiseman每分每秒都用得

▼片長四小時的Wiseman
新作《直擊柏克萊》



▲「直接電影」紀錄片大師
Frederick Wiseman



▲《癲馬艷舞團》成為Wiseman首部在港上映的作品

▼相隔二十六年，Wiseman推出的《高校2》



合情合理，而是筆者不覺得他想明確展示，以及想觀眾看到他的電影有什麼中心思想。作為觀眾，從他的影片看到一些有趣，或至少是不太悶的片段，已是很好的見識。受得到甚至愛上不妨繼續看，受不到無謂勉強。

Wiseman頭幾年的早期作品包括《高校》，是很強的政治意識，但這種棱角或揭秘性質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起越來越輕，《直擊柏克萊》與其他以大機構作題材的作品，例如《舞動花都》及《法蘭西喜劇院》（La Comedie Francaise）都是得到機構大力協助，可想而知會有幾大的批判。不過二〇〇五年的《The Garden》以紐約著名名場館麥迪遜廣場花園（Madison Square Garden）為題材，最後卻被禁制上映，至今仍未解禁，很想知Wiseman做錯了什麼？

超齡麻甩遊賭城 巨星壓陣



片商起了個《老爆伴郎團》（Last Vegas）的片名，自然讓人想到這是《醉爆伴郎團》（Hangover）的老人版，四個「麻甩佬」在拉斯維加斯開婚前單身派對的瘋狂喜劇，只不過這個老人版的變奏，除了演員年紀大上三十歲之外，更大的賣點是四位男主角羅拔狄尼路（Robert De Niro）、摩根菲曼（Morgan Freeman）、米高德格拉斯（Michael Douglas）和奇雲格連（Kevin Kline）四位影帶級的老戲骨，由他們扮演老人老心的「超齡麻甩佬」。

雖然故事的骨幹離不開兄弟情誼、爭風呷醋，以及最重要的做傻事；但因為是高齡版的喜劇，自然有不少關於年老的笑料，由各種藥物、人工關節去到臨老入花叢、老夫少妻等等不一而足，笑料多少有點陳腔濫調，故事也過於正面，



▲超齡伴郎團在賭城開
狂野派對



少了一點瘋狂，好看的是四位男主角的表演，以及精準的節奏。

荷里活明星毋懼老態

荷里活近年流行老年戲劇，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動作巨星們不斷有戲開之後，這次連喜劇也找來了資深戲員們擔綱，而且羅拔狄尼路、米高德格拉斯等人年紀又比史泰龍、阿諾舒華辛力加等人大上一圈。這個風氣的流行是否因為美國的演員老化，能夠擔起票房的大明星青黃不接造成呢？恐怕未必，倒有可能是觀眾老化，看着這些大明星演戲長大的一群人，如今有不少已經是退休人士，這些退休閒課、退休動作英雄和超齡新郎的戲是他們感興趣的題材，所以才出現了這樣的「小流行」。這些電影，令人感到荷里活與香港，以至其他亞洲國家的電影演員有一個大分別，就是他們的大明星都不怕在銀幕前面展示自己的老態，不會有各種工程讓自己保持青春，這點反而是他們可貴可愛的地方。當然，這種做法需要一個題材多元的電影工業來支持。

文：小偉

《華爾街狼人》上畫三周仍奪冠



奧斯卡頒獎禮終於圓滿結束，影史上又多了新出爐的影帝和影后，而得最佳電影的《被奪走的12年》（12 Years a Slave）剛於上周在港上畫，排在周末榜第八位，收七十四萬港元，希望得獎後，今周票房會有所增長。而排第一位的是另一部大熱《華爾街狼人》（The Wolf of Wall Street），上畫第三周仍能奪得第一位，一方面是自賀歲檔後，每周票房的總收入都不斷下降，上周只有一千七百九十六萬港元，比前一周下跌百分之二十八，而《華》片憑近五百萬港元的票房便輕易奪得冠軍，三周累積票房則有二千四百六十六萬港元，成績相當可觀。至於勇奪金像影帝和最佳男配角的《續命皇雄》（Dallas Buyers Club），上畫兩周收四十四萬港元，比《12年》更淒慘，得獎後票房能否反彈，下周才能揭曉。

再談馬來西亞市場

上周談到馬來西亞去年的票房情況，今周再看一下華語片以外狀況。馬來西亞作為一個開明的回教國家，馬來族人佔上人口五成有多，土著亦有百分之十一，印度人佔百分之七，在其他回教國家極為流行的印度電影，在馬來西亞亦有一定市場，去年有二十一部印度電影上畫，總票房有二千四百四十二萬馬幣，約五千八百二十五萬港元，其中票房最好的頭三位都是動作片，分別是《Singam 2》、《Arrambam》和《Thalaivaa》。而鄰近的泰國電影，亦有八部上畫，比香港的五部為多，有趣的是，在香港最賣座的恐怖喜劇

《嚇鬼阿嫂》在馬來西亞竟敵不過打到飛起的《冬蔭功2》，雖然只差四十萬馬幣。

而最強勁的是雄霸全球的美國電影，共有九十六部上映，總收五億二千七百萬馬幣，約十二億五千六百七十萬港元；而香港去年共有一百二十三部美國電影上映，共收九億四千三百一十萬港元，票房收入反而比不上馬來西亞。在馬來西亞上映的美國電影中，最賣座的頭十部，科幻動作片佔上八部之多。從以上的資料可見，動作類型絕對最受馬來西亞觀眾歡迎，不管哪部國家的出品，動作元素可謂必須，亦因此馬來西亞在電影種類，反而比不上香港，這可以解釋到上映片目不及香港，但票房卻比香港多出三億港元。還有近年極具人氣的韓國電影，只有四部在馬來西亞上映，其中一部是跟內地合拍的《超級巨猩》，票房最好是災難片《火海108》，收二百一十六萬馬幣，約五百一十六萬港元，四片合共收四萬二十七萬馬幣，約一千零一十八萬港元，成績差強人意。

此外，在馬來西亞發行公司裡面有一家香港人相當熟悉的名字高先（Golden Scene），是香港外語片發行的一大支柱，去年高先共在港發行了十八部電影，其中《熱血喪男》（Warm Bodies）和《逃亡大計》（Escape Plan）都有過千萬港元票房，全年票房共收四千零三十六萬港元；可是，馬來西亞的高先是大企業、大財團，去年共發行五十一部電影，包括多部極為賣座的華語片，全年票房共收七千九百五十三萬馬幣，約一億八千九百三十二萬港元。